



五十九

18  
214  
59



外埠均請在本地代定派書印自館本兼售

京城琉璃廠甸總報局	電報局	保定清苑縣署內	西河沿傅公館	天津時務報分館
開口風神廟內西學官書局	鍋店街文美齋書坊	濟南電報局	中西大藥房	烟台潮州會館
聯電報局	太原水巷惲公館	天公鳳山書院杜允明	開封覈學門路北陳公館	懷慶武陟縣右堂
杜西城隍廟西首聚賢齋石印書坊	務本新報館	味經書院	蘭州電報局	聚賢齋書坊
長春巷府尹第李宅	成都鹽道署內楊	果子園宮保第楊宅	志古堂書坊	重慶渝報館
街怡和行	古同棧恒泰安霍樂三	武昌府前街時務報分館	漢口黃陂街乙海春戒煙藥房	白象
街打扣巷左漢記	宜昌二架牌坊江左漢記分局	沙市七里廟巷江左漢記分局	漢口黃陂街乙海春戒煙藥房	黃陂
南德南門外乙海春戒煙藥房	靈應橋汪公館內	繫馬莊鄒公館	五山福康輪船公司	安慶
藩經廳署內吳章齋	電報局	姚家口江友馥	瀘州電報局	文德堂書坊
南元孝順里陳宅	淮安城內高公橋劉公館	更樓東羅公館	清江浦善後局	河北海神廟西巷內
程公館	揚州電報局	徐州府經廳	蘇州護龍街墨林堂書坊	婁門內
丁香巷吳宅	景德醉尉街內閣第張	太倉西門內稅務坊蔣宅	溫州大街時務書局	瑞安
寄處大開口鹽店巷吳寓	湖州北門外儲家巷周宅	湖州舊檳榔街百元堂	福州城內三牧坊楊宅	南臺閩海關
湖州油車巷邱宅	嘉慶諸衙衙餘岱鹽局	上海上環恒順泰	福州城內上東堤廣	聖
卓忠毅公祠內學計館	台山黃巖縣前柯泰豐	文武直街文裕堂書坊	梧州電報局	硯石萃古齋
科房	龍城書院	海傍鴻安機	新嘉坡鴻發	新嘉坡鴻發
教書樓	嘉慶保安局黃	聚珍書樓		
聚棧	靖海門外鴻安機			
知新報館	香港上環恒順泰			
檳榔嶺南棧	日本東京精神社			
日本神戶大阪均同茂泰				

福州船政洋監督上船政大臣裕製船條陳

續第五十八冊

本館照錄

經費一千萬佛郎者。以十八省計。每省約祇籌十五萬五千兩。以一千五百萬佛郎而論。每省祇籌二十三萬兩左右。若中國猶以爲難。必無是理也。近今各國講求水師。未遺餘力。而日本尤不惜鉅金。倘中國獨以經費難籌。自認不能興辦。是未決戰而先告敗。不圖自強而甘自棄也。

六年間可成各船而每年經費需一千萬佛郎者

祇此經費。自不能製大號鐵艦。一萬至一萬二千噸之鐵艦每艘。此亦非中國所必需。蓋歐洲製船師。駁其不利用者。已不乏人也。中國所需兵船。乃頭等守口鐵甲船。配以巨礮。以守禦爲主。但如華日相距甚近之海洋。亦可資召赴日本征討之用。船之載重噸數。約五千五百噸。每點鐘可行十六海里。以此速率爲可。每艘並配礮。約需用一千萬佛郎。

次則二等守口鐵甲船二千八百噸者。前次節畧中。曾謂在福州船政製造。約需六百二十萬佛郎。日來到各廠巡閱。知各匠工作甚屬諳練。想前次所估數目。可減爲五百六十萬也。

次則沙呂埃式四千五百噸鐵甲快船。每艘約需九百萬佛郎。

次則前次節畧擬製一千四百噸之快船。其原估價目係四百八十萬。今可減爲四百五十萬。

次則滌奴華式魚雷快船。其載重噸數八百三十噸。行駛大臣已批准照製者。每艘至多祇需二百四十萬佛郎。

次則魚雷船。其式已爲本監督所詳叙者。

里。每艘約需三十五萬佛郎。

駛務能順捷。吃水宜淺。而尤宜無使  
五頓至三十頓。每艘約需八萬弗郎。

茲列各船表如左	載重 噸數	機器 馬力	行駛 速率	應配各 礮	魚雷 甲厚尺寸	避礮 船舷
頭等守口鐵甲船	五千五百噸	八千馬力	十六速率	法尺三十分徑大礮二尊各護以旋轉鐵甲礮臺 法尺十四分徑快礮六尊各護以避礮鐵礮臺 法尺三十七釐徑哈喇 以上大小各礮計二十尊	魚雷筒 一付魚雷 船腰鋼甲厚 法尺三十分 船舷亦用薄	船腰鋼甲厚 甲以禦礮彈
噸可海里						

茲列名前表如左

以上乃擬製各船之式。茲將每艘價目。並六六年間共計經費六千萬佛郎。可制衣各式。

兵船若干艘錄具如左

六年間可成各船而每年經費需一千五百佛郎者  
有此經費宜仍製前定各式兵船惟可多製大號兵船與各式魚雷艇以資防守濱海一帶之用茲列其表如左

各號兵船  
敵船  
日隻  
價值

本監督固不敢謂所擬應製各船未有可議蓋製船師意見各有異同以快船宜多鐵艦宜少者有其人而反是者亦有其人也但中國能依此興辦則其水師於各國中得屈一指若仍循不改不立紀綱數年間所費既未必較省而所成之船定難濟於用也

雖意見各有異同。然定無水師官或製造師肯以中國在赤倉廠所製之兵船。請中國購製。有慾惠中國購此者。其惟各公司所派經理議售之人乎。

九千萬佛郎可製大小兵船五十艘矣。然若以中國已有與定製各船頂補此數，則九千萬之款尙可減少。如飛鷹其式與節畧中魚雷快船同，在亞麥士唐廠所定大快船一艘。其式可與節畧中鐵甲快船同，在西德丹廠所定二千五百噸快船一艘。未知此信確否與節畧中二等快船同。由是中國購製下列各船可也。

統共需費六千九百六十五萬佛郎。舉成數爲七千萬佛郎。  
以福州船政現時經費除應用常款外。六年間可製魚雷快船一艘。貴大臣已准施行 船二艘。貴大臣亦已准施行 一等快船一艘。並二等魚雷艇八九艘。計共製兵船十二三艘。統需一千萬佛郎。則七千萬之成數可減爲六千萬。而需新籌之款者祇此數也。

第六款 總論

所陳各事。貴大臣或以爲繁。蓋來示祇命將赤倉廠魚雷艇與本監督擬製魚雷船。詳行比較。而第二款中所叙及也。

在中國之是否欲購上等兵船。是否欲使福州船政起色。想此亦貴大臣所大欲也若然則宜與中國所聘熟識工程之人相商。而經理議售者。定不足與謀也。蓋此則洋廠所派之人。祇求售貨。而彼則食中國之祿。祇求報効也。

得行其有益之事。無有掣肘。勿以無益無窮之議論。徒失時日也。

疊揚兩函。即將已准之製船箇畧。請給考究。從再行作覆。所一箇畧。其未詳細者。究  
也。本監督等。到閩兩月以來。每日趨公。幾無停晷。擬製各式。定能斟酌盡善。願貴大  
臣信之無疑也。

之各項詳細圖及價目。則尙未全楚。且本監督已飭廠中木匠。製各船船樣。法國凡擬製一船便照其式。先製船樣。竣卽呈鑒。以此則貴大臣於擬製各船之式。便可了然也。

第二段

本監督之考察定製德國魚雷艇合同者。非以此船利用也。實以副貴大臣之所欲。並驗所訂合同。乃全憑德廠經理之人所擬耳。

合同中於德廠卸責兌值。載之甚詳。亦甚妥善。而於允辦各事。則含糊演說。未有確實可靠也。此獨利便於德廠。而中國鮮有利益也。合同中曾約定馬力五千匹。速率

三十二海里。十三箇月卽當完工。此固甚佳。然若不能如約。則將如之何。故法國合同有約定馬力速率期限等事者。必並議定。如有一不能如約者。則應如何賠罰。今德國合同中。則徒定允辦各事。而並未議及不照辦之如何賠罰也。

第二款 合同中無擔保之人

如不照辦。中國自有退收之權。但中國已先付價值三分之二矣。倘有退收。能否令德廠如數繳還也。按所定合同。若至涉訟。想中國亦難操勝於公庭也。譬如德廠倒閉。此固必無之事。然辦大中國有何法。令其繳還已付之款。

法國於此式合同簽押時。必定一殷實之人。以爲擔保。繳還已付之款。

第三款 德廠允辦各事定難踐約

合同中所允各節。實難信其必能踐約也。

德國代製之魚雷艇。與英國所製捉魚雷艇兵船二艘。彷彿相似。其一名追伊色者。其一名瑣狂。爲俄國代製者。茲列三船表如左。

英船追伊色	俄船瑣狂	德廠代製之魚雷艇
船身長 英尺二百尺	英尺一百九十五尺八分	英尺一百九十三尺五寸八分
船身寬 英尺十九尺	英尺十八尺六寸	英尺二十一尺
吃水深淺 英尺七尺八寸	英尺七尺	英尺八尺五寸三分
載重噸數 二百五十噸	二百四十噸	二百五十噸

諭旨恭錄

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刑部尚書廖壽恆著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欽此。○又奉硃筆陳秉和補授右春坊右庶子欽此。○十一日奉 旨這所參疏防監犯越獄逃脫之管獄官直隸廣宗縣典史許增禧著即革職拿問交王文韶提同刑禁人等嚴訊有無鬆刑賄縱情弊。按律懲辦有獄官廣宗縣知縣阮國楨據報先期公出著查明辦理仍飭勒限嚴緝逸犯劉小補務護究辦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前據劉樹堂奏參河南藩司額勒精額納妾一事當經諭令確查茲據奏稱該司所納尚非部民之女等語此等瑣屑之事該撫不應率行人告劉樹堂著傳旨申飭欽此。○十四日奉 上諭密雲副都統著信恪調補蘇噶岱著調補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欽此。○又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月十七日進內奏事當差執事之王公文武大小官員均著穿蟒袍補褂欽此。○十五日奉 上諭富勒銘額奏大臣在營積勞病故懇將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並附祀新疆哈密古城專祠一摺已故哈密辦事大臣文麟前當新疆各城屢經匪擾該大臣防勦兼籌獨任艱鉅嗣後大軍出關次第恢復各城深資得力現據該處紳民聯名籲懇恩施自應俯如所請文麟著准其附祀新疆哈密古城專祠並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彰忠蓋該衙門知道欽此。

○又奉 上諭上月三十日曾經剴切曉諭各直省將軍督撫將裁兵節餉等事迅速辦理連日復據依克唐阿劉樹堂恭壽先後奏到均無切實辦法著再行通諭各將軍督撫懷遵迭次諭旨卽將此事趕緊籌辦迅速覆奏以慰厯系欽此○又奉上諭中允黃思永奏職銜抵捐實官請將賑捐明定章程遞減二成等語著戶部議奏欽此○十六日奉 上諭王毓藻奏覆陳籌餉事宜一摺據稱山東東海臨清兩關關稅前經提歸公項每歲八萬餘兩此後稅務較優省分請飭認真釐剔等語著戶部議稅爲餉源大宗自應實力整頓涓滴歸公各關稅款應提高公者諒亦不少豈容經收之員任意侵匿著各將軍督撫破除情面認真釐剔查有應行歸公之款儘數提用據實報部倘再隱匿不報卽行從嚴參處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十七日奉 旨戶部員外郎著存善補授吏部漢字堂主事著玉昆補授戶部新設貿易室主事著溥寬補授欽天監監正著徐森補授江南道監察御史著李盛鐸補授浙江道監察御史著徐士佳補授擬補內閣侍讀常福中書楊廷璣方崑玉崔登瀛俱准其補授分發湖南道張成基浙江知府張彬陶湘河南同知黃鳳岐浙江同知陳蕃誥河南直隸州李汝澤廣東直隸州儲世鐸安徽知州蔣師轍陝西知州唐松森河南通判崇桂浙江通判崧耀江西通判彭詒孫奉天知縣廖彭江蘇知縣黎耀森山東知縣徐懋昭陝西知縣王之屏冒樹楨浙江知縣袁學灝書麟陳錫齡江西知縣饒宗義湖北知縣朱承均陝西知縣哲臣湖北知縣李相四川知縣徐鴻基廣東知縣傅炳熙雲南知縣錢紹彭周海清俱照例發往分發雲南補用道韓銳著發往直隸差遣委用京察官盛京開原筆帖式陽春著准其一等加一級病痊前安徽鳳穎六泗道雙福著照例用投効官前山東候補知縣吳兆鏘著開復原官發往山東差遣欽此○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丁之栻奏參直隸道員高駿麟等各款當經諭令王文韶確查茲據查明覆奏開單呈覽直隸清河道署天津道高駿麟通永道沈能虎候補道張振旼被參各節均無實據卽著毋庸置議候補道錢奎元雖無擅賣義地情事惟年少氣浮行爲謬妄著卽行革職管帶親兵營副將王得勝被參各節查無實據惟性情粗疏不知檢束著一併革職四門千總任裕昇武弁習氣實不能免著革職留任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昨日道旁叩聞之已革參將趙長春著交刑部嚴行審訛欽此○又奉 珠筆徐致靖補授翰林院侍讀學士欽此○二十日奉 上諭御史烏爾慶額奏詹事府考取供事弊竇叢生請申明舊章一摺各衙門考試定例綦嚴若如該御史所奏詹事府上年十二月間考取供事種種舞弊營私並未按照舊章辦理著詹事府堂官明白回奏另片奏各館供事冒充甚多等

語著該管堂官一體察禁欽此○二十二日奉 上諭甘肅肅州鎮總兵員缺著陳元萬補授欽此○二十三日奉 上諭孫家鼐等奏現任職官因私債涉訟分別參處一摺順天府司獄沈久齡縱容伊子候選未入流沈鏡第均著即行革職糧馬通判唐維錦與沈致屢有控案實屬有玷官方沈久齡沈鏡第均著即行革職糧馬通判唐維錦與沈鏡第借用私債甘受欺騙亦難辭咎著交部議處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上諭前據軍機大臣督辦軍務王大臣會奏請將神機營練兵挑選若干另爲先鋒營勤加訓練當經降旨依議茲據管理神機營王大臣奕効等奏擬由神機營馬步各隊官兵內挑選萬人作爲先鋒隊督飭全營翼長教練槍礮準頭各項雜技及行軍戰陣諸法所擬尙屬切實著依議行該王大臣等務當隨時督查勤加考驗以期緩急可恃毋得有名無實致負委任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上諭孫家鼐等奏參佐雜劣員等語候補府經歷賀廷駿卑鄙無恥罔恤聲名前署古北口巡檢林兆奎圖賴局款飾詞荒謬均著卽行革職以肅官常該部知道欽此○又奉上諭張汝梅奏特參妄拿無辜之文武各員請旨懲儆一摺山東署嶧縣知縣賡勲於民人趙興旺族衆借糧一案誤聽趙興旺喊控一面之詞該縣並不詳察虛實輒商同台莊營參將劉金相前往江蘇銅山縣西河泉地方抄搶良民二

十餘家捆拿三十餘人致有一人在押病故實屬荒謬糊塗署嶧縣知縣卽用知縣賡勲臺莊營參將劉金相著一併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又兵部題考試八旗繙譯會試監試馬步射開列請點一本奉 穀筆著派裕德松淮監馬步射欽此○又奉 穀筆這監試著忠林去欽此○又奉 上諭倉場衙門順天府奏請續撥王恕園等處粥廠米石一摺本年通州王恕園等處粥廠貧民就食較多所有前次賞給賑米一千五百石不敷散放著再加恩賞給粟米四百石以資接濟餘依議該衙門知道欽此○二十四日太常寺題三月十三日致祭 歷代帝王廟奉 旨遣載勛行禮兩廡遣望岫榮惠闕普通武崇寬各分獻欽此○又題十六日致祭先農壇奉 旨朕親詣行禮欽此○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榮祿高燮曾胡炳棻先後奏請設武備特科酌改章程各摺片當經諭令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茲據該王大臣等分別准駁詳議覆奏並擬定大概章程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閱尚屬切實可行國家設科武備與文事並重原期遴拔眞才以備折衝之用現在風氣日新雖無庸另設特科亦應參酌情形變通舊制著照該大臣等所議各直省武鄉試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科爲始會試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科爲始童試自下屆爲始一律改試槍礮其默寫武經一場著卽行裁去所有一切未盡事宜及各省應如何

設立武備學堂之處著該衙門隨時奏明辦理現在時局艱難朝廷釐定章程專務振興實學武場改試槍礮亦轉移風氣之一端嗣後主試之王大臣及各省督撫學政尤當加意講求認真考核務在作其忠勇開其智識平時則嚴督功課校試則秉公去取毋得奉行日久又成具文致負作育人材至意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旨  
淮安關監督著金聲去欽此○又奉 上諭前據崇善奏參大凌河牧羣副牧長奎齡等賄求免裁牧廠各節當派榮祿許應騤會同刑部訊究旅據訊明具奏分別擬結並聲明奎齡等供有賄求崇善情事復諭令依克唐阿確查茲據查明覆奏並將御史孫賦謙奏參協領文楷營私舞弊各節訊明分別定擬且奏翼領文林因欲免裁牧廠緩調馬匹與已革副牧長奎齡等商同納賄現經訊實著革去翼領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奎齡行賄未成與已革副牧長保祿著仍照原擬枷責發落已革候補驍騎校聯庚侵蝕私賑藉事招搖業經革職仍著驅逐回籍候補佐領薩爾杭阿於奎齡等行賄求情受人囑託著交部議處協領文楷於聯庚營私舞弊毫無覺察喂馬豆草擅改舊章實屬咎有應得業已病故著毋庸議委主事英華發付豆草錢文不循舊章亦有不合著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又奉 碣  
筆曾廣漢補授太常寺卿欽此○二十七日奉 旨朕生占釐著以文員用麟

綱著以文職用英華英奎奇承額聯魁長旣富綸雙壽瑞璐誠壽貴秀景樞成昌麟緒定成聯豫靈昆常明惠銘端方惠璋俱著記名以御史用江南道監察御史員缺著承平補授擬補吏部文選司主事洪嘉興著准其補授截取內閣中書夏錫疇國子監學正延蕙俱照例用欽此○又奉 上諭直隸正定鎮總兵員缺著夏青雲補授欽此○二十八日奉 上諭此次補行覆試順天及各直省鄉試舉人列入一等之雷以成等六十六名列入二等之盧兆容等二百三十名列入三等之盧光垕等三百名俱著准其一體會試欽此○又奉 上諭本日道旁叩闈之護軍德凌著交刑部嚴行審訟欽此○又奉 碣筆崇勳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欽此○又奉 碣筆黃思永轉補左春坊左中允李士鈴補授右春坊右中允欽此○二十九日奉 旨麟書奏現在病尙未痊懇請續假並請派員署缺一摺麟書著賞假一個月調理所管正紅旗蒙古都統著懷塔布署理欽此○三月初一日奉 上諭御史文悌奏各部院保送宗室滿洲蒙古御史請先儘當差得力可保列一等人員保送並宗室滿蒙編檢照漢員例一體保送御史等語著吏部議奏欽此○初二日奉上諭肅親王隆懃持躬謹慎練達老成同治年間由鎮國將軍承襲王爵在御前行走迭次蒙恩賞戴三眼花翎賞穿四正團龍補褂黃馬褂厯任內大臣領侍衛內大

臣朕御極後屢加恩命補授都統並派總理行營事務大臣崇文門正監督均能恪恭盡職懋著勤勞前因患病賞假方冀調治就痊長承恩眷遽聞溘逝悼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勒載潤帶領侍衛十員卽日前往奠醣加恩賞銀三千兩經理喪事由廣儲司給發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其餘飾終典禮著該衙門查例具奏欽此○又奉 上諭戶部代奏張家口監督孚會差滿回京齋交盈餘銀兩並請減成賠繳虧短盈餘銀兩一摺所得盈餘銀三千五百八十一兩零著交廣儲司其所請減成賠繳之處著戶部核議具奏欽此○又奉 上諭張之洞等奏著臣重遇恩榮筵宴籲懇恩施一摺三品卿銜前雲南巡撫賈洪詔早膺民社荐陟封圻退處鄉閭年登大耋前因鄉舉重逢賞加三品卿銜現在重遇恩榮筵宴以光盛典欽此○初三日奉 旨善耆現在丁憂所管廂紅旗護軍統領著阿克丹署理欽此○又奉 旨善耆現在丁憂廂紅旗滿洲副都統著載澤署理欽此○又奉 碑筆曾廣鑾補授通政使司參議欽此○又奉 上諭此次覆試各省駐防繙譯鄉試舉人考列一等之崔寶壩等二名二等之松恒等七名三等之招起陞等九名均著准其一體會試欽此

西文譯編

湘鄉曾廣鉉譯

中國時務

論中國辦理交涉之失

日本報云泰西各國在東方把持政權日盛一日近則俄國欲將中國疆界顯然畫分舉動尤極恣肆中國苟聲明公法振臂自奮依然可以長保無虞據俄國所求滿洲並旅順大連灣各款揣其私意亦未敢驟行霸佔實因中國遇事驚恐談虎色變國內武備一無足恃並深鑒日本之前事誠恐覆轍相尋情願委曲求全任割膏腴之地以弭兵釁與德佔膠澳之事情形實同當德人踞膠州時其戰艦只一二艘兵士無過數百卽十倍於此中國兵力猶可一決勝負再持邦交公誼以相詰責何難之有若俄德二國相較則俄又少強於德總計阿模江琿春二處兵士屯集不少其駐滿洲界內者至多不過四萬至運往山海關可以對壘之兵實亦不過萬五千人而已遇臨敵時必合成一大隊卽槍礮快利未必可決全勝萬一中國調駐雄師厚集勢力待於境上一戰而罷祖地之議亦在意中各處口岸在中國無甚用處然無海軍戰艦以爲保護欲勿棄地其可得耶至於通商口岸鄰境之華民未必全恃英國保護惟北方商務關係甚重英國自必預爲設法卽日本亦允合力拒俄以日本

至中國地面甚近。倘調集戰艦。尅期可至。中國若能真意聯絡。並布告各國。立定主見。淮備戰事。必可常保爲自主之國。此亦東方時局一絕大關鍵也。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六號

英國籌畫中國情形

英外務大臣巴爾福宣言云。英國借款中國已作罷論。並與中國約定要事數端。業已論妥。中國允議日後揚子江決不割畀他國。並准輪船在內河往來。所有章程。照從前長江商輪行駛內地一律辦理。總理衙門並議准在湖南省開一通商口岸。約二年內即可舉辦。駐京英使與外國政府議定此事。極爲迅速。各國均極欽敬。

將來中國地面鐵路造成。密布如網。陸路轉運貨物極便。長江一帶水路。仍可輪舟往來。上海商埠必更繁盛。由是處起。沿揚子江上流。達雲南。抵緬甸界。沿途耕種之地。不少沃饒。其餘五金礦苗極多。亦無他處可與比並。惟四川省最稱富庶。重慶商務。將來不至遜於他處。現在英國要求中國各款。專爲振興商務利益。大衆起見。匪但外人不存怨恨。且無些言議。英國舉動之人。中國果欲自強。必將國內各處通商口岸。陸續增設。最爲善法。計英國各款內。有輪舟淮內河行駛一條。不問日後鐵路成否。均與各國商務甚有裨益。英國此事。曾於一千八百六十年間。向中國索過。直至今日。方遂所求。

德國商民。聞中國允准英國各款。並准輪船在內河行駛。甚以爲然。英國既經倡議。邀准。將來各國。均被利益。倘由緬甸運貨至中國內地銷售。則俄國西伯利亞鐵路之商權。可以分奪。

前聞英法德俄。倡議合力扶助中國借款之事。嗣後法國退議。俄國立意自願借款。與中國英國亦允借款。並要求中國各事。中國恐受俄英兩國挾制。遂復改議。另由匯豐德華兩銀行。借定銀項。悉照貿易場中來往借貸章程。不由該二國國家議定。德國亦不認此借款爲國家交涉之事。以免俄法二國。於東亞交涉。別生疑慮。

計借款英金十六兆鎊。議將海關每年所收未經抵押之稅。並江浙一帶釐金。作爲抵款。此次借款與中國之洋商。甚爲精明。預料中國必將各項釐金抵押。並一切事宜。交總理稅務司赫德暫爲經理。日下中國官員。雖然爭論此事。以爲於官場大有損處。但國帑支绌。不得不爲借箸之籌。彌縫債務。現將釐金併歸海關經收。通盤核算。中國可省無數糜費。唯須詳定章程。免因此事有損大衆之利益。

中國目前允准英國索款。可以推擴商務。英國仍未滿意。因德俄二國。均在中國取有沿海屯船口岸。惟英國除香港外。並未向中國另索一地。現在俄德所佔地面。均極相宜。近年英國商務。甲於歐羅巴各國。仍未在東亞海口。立有海軍口岸。心頗不

服。英相沙侯並外務各大臣。均言英國不願中國有割地之舉。不過建設海軍。須擇相宜口岸。爲屯船地步。各國既均佔地。則英國不應向隅。刻聞沙侯與各大臣。尙須復議此事。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四號

中英交涉

英國駐京使臣。前與總理衙門晤訂索款章程。現聞俟日本收齊中國賠款。退出威海衛後。中國即將威海衛租與英國。將來日本決不攔阻。計俄租旅順。德租膠州。英國水師甚強。不得不在中國北方近北直隸灣處。設一屯船口岸。因香港舟山等處。地勢太遠。不足以控制東方。唯威海衛地甚合用。其海口深處。較旅順口岸更便。地土風氣亦極相宜。所有英國運往水陸各兵。駐紮該處。甚爲安靜。惟英國願據舟山之意。仍執前議。舟山爲揚子江出入要路。中外商務大有裨益。并非一國佔地之私舉。若俄人佔據旅順。又借滿洲境內修築鐵路。以英國國家視之。未免太甚耳。

中國議允英國將福甯岳州金灣三處。作爲通商口岸。本當約期開通商埠。因福甯原係口岸。距福建省相近。在溫州福州交界。又聞福甯實係一城。在北直隸灣之北。近山海關地方。容俟續查。前者議定湖南岳州。作爲通商口岸。並洞庭湖內。亦允輪船運貨往來。近今湖南講求商務。風氣漸開。料不至如前之拘執。至金灣一處。大約

指金州灣。在北直隸灣之最北。

目前東方時局。尚幸無事。惟俄國士兵。仍用義船陸續裝至東亞。新招兵士。計共有二萬人。蓋俄國見日本預備軍務。除整頓艦隊配置軍械外。尚有添置皮衣不少。是以俄國亟議加增兵力。以便在東亞地方與日本相敵。至日本練成之各軍。均各齊備。刻時可以調遣。應用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六號

論英國得威海衛便益

英國向中國索得威海衛。從此英國交涉。不至受虧。不拘俄國所得旅順口有何進益。該威海衛形勢已足駕乎其上。卽論屯泊戰船之用。亦較旅順口岸相宜。且可阻擋俄國在中國北方一帶侵佔各地之舉。我英旣將威海衛爲海軍屯船口岸。定然依照國法管轄整頓。聞英國國家現在議與中國租定威海衛左近各海島。並租登州地方。恐中國未能違允。因中國政府意欲將英國所租各海島。並登州等處。作爲復設海軍之用。中國並擬另行整頓水師。交英人辦理。倘章程議妥。亦與英國甚有益處。計英國在中國北方舉動。雖未能即時應手。將來自必料理妥貼。爲他國所不及。北京天津報  
西四月八號

外國時務

論俄英在中國舉動

俄人在中國近日舉動。駐京英使臣曾出計議。設法阻攔。惟英國在廷諸臣。不知遠慮。是以英使獨力難支。且中國政府議論交涉之人。遇有俄國要求。無不允諾。以致釀成今日時局。俄人允旨中國自造一鐵路。直至盛京境內。此亦英使代爲從中調護。方能協議。其俄國原議。由伯都訥至旅順之鐵路。必歸俄人自辦。並不許中國用英人在中國地面作機匠教師。現在俄國亦已准用。又准英國富商。在滿洲地面。興辦各項商務。本報常常論及。俄國現在開戰之事。尚未齊備。倘英國勒令將伯都訥旅順鐵路。交還中國自辦。則俄國亦必能遵依。

現在英國已佔據威海衛地方。日本亦與英國接洽。我英此時。可以靜候俄國有何舉動。英國在滿洲地面開礦。各商權勢。不能專讓俄國獨擅其利。俄在北方。曾供給中國教兵官員。我英在揚子江一帶。亦要派人來中國教習兵士。將來教成之後。與北方兵士。可稱勁敵。

倘英國肯助中國。則中國亦甚樂從。將內地四處口岸。開作商埠。並修築鐵路等事。但鐵路興辦。全賴資本富足。必須英國代籌鉅款。但英國從前與中國交涉各事。諸多轉轄。是以國內各富戶。不甚願意干預此事。英國官員。頗願英商在中國地面。合

出資本。興辦各項利益之事。並願將來英國在中國各項進益。推爲巨擘。俄法比三國。現擬合湊銀項。在中國謀辦各事。日後英國若與美國聯絡。共集銀款。不難設法抵制。此時中國首宜整頓各處口岸。推擴商務。並將北京准作通商無禁之地。此是最善之法。

英國政府前云。俄國在滿洲交涉各事。並未有損英國商務。倘此言實。係英政府所出。恐其立意未免差謬。前聞西伯利亞民數。與倫敦無異。並每年加增六萬人口之說。實亦非確。俄國欲據滿洲地面。實因該處五金礦苗甚富。耕種之地。亦極饒沃。俄國不能全舉國內人民。移至滿洲境內。將來必招高麗國人。並中國人聚集貿易。並開墾荒田諸事。若滿洲鐵路歸中國自辦。則英國或可分沾利益。現歸俄國主持。所有出產各項。利市加倍。聞俄國已有多人。開設各廠。均係指望此項進益。俄國會有明言。不准英國商船在黑海內口岸。運貨貿易。故英商各船。不能由黑海運貨至海參崴。據此情形。將來旅順口大連灣二處。既爲俄人佔據。必不准作通商口岸。大約亦與海參崴無異。

日後鐵路運貨往來。所有各商運貨船隻。必受虧損。倘由莫斯科鐵路運貨一千噸至盛京。其運貨水腳。每噸收費三十銀圓。已有微利。輪船若照此價。斷難運往。查鐵

路運往遠處貨價每噸按每英里收費約銀五釐至中國鐵路運煤之價每噸按一百英里收洋四角故商輪運貨斷難照此價值計算。北中國每日報西四月十六號

### 預籌英俄交戰情形

法國新聞紙論及英國現在東亞海軍戰艦勢力甚強若與俄國水師對敵定可戰勝並可分撥艦隊攻奪旅順口及琿春等處俄國近在北方加意整頓軍伍英國亦陸續添派兵艦準備戰事有兩不相下之勢。

數年以前法國曾受虧於俄國然攷俄國版圖雖廓其實外強中虛徒據形勢之大而不能與人對敵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論泰西各強國保護土耳其與俄國交戰一事英外務考布敦臣C. G. D.曾在議院云英國戰退俄國實非難事結局亦能料定考俄國民人外似雄偉體實甚弱與亞細亞種類無少差別惟歐羅巴人面目殊異其腦氣聰明突過中國人數倍加以體氣充足實無對敵聞俄國在亞細亞人民甚衆漸入中國想是虛語計西伯利亞地面約五兆英方里其民人亦祇五兆之多合計每方英里不過一人苟以俄國通計每方英里僅十二人西伯利亞每年加增人祇有六萬但就該地計算已有餘地不少若人民加增必俟西伯利亞鐵路造成方可有望設言英國此時若與俄國用兵可由印度邊界調集兵士赴俄比俄國所運之兵可

速數倍此兵素稱强悍樂於戰鬪雖印度邊界土兵常與英國邊界有爭鬭之事若英國招集此項兵士令至中國北方地面効力彼等必甚踴躍可期尅日成軍俄國亦知此事故常令國內官兵學習印度言語以便可用印度兵士我等當時論及俄國目前尙未齊備開戰之事况日本所駐東亞水陸各軍勢力與俄相埒日後戰務決勝亦是意中之事但細審情形俄國現在虛張聲勢其實制勝之道尙無把握北中國每日報西四月五號

### 論英美日三國宜合力拒俄

署英外部大臣巴爾福聲明英國在中國舉動已與中國政府約期議定各款倘照此辦法英國大眾不必驚惶中國各大臣亦曾宣言英國不欲中國商務有損且嗣後不允他國再向中國有割地之舉。

俄國霸佔旅順口並管轄滿洲地面中國北方商務必致受損據俄國應允英國通商各章程殊非實意不過藉緩時日以謀整頓國內各項事宜此時英國國家尙未見到日後俄國舉動必至如斯之盛惟英國駐京使臣預爲焦慮亦因英國政府諸臣不能合力匡扶各英人之在東亞者預計此事甚盼美國派駐中國使臣速行來華並望有全權之命可與英使合力保全兩國在中國之利益。

前報曾云俄國首先在東亞布置各項。實因英國欲向中國索取大連灣。作為通商口岸。是以俄國欲佔先著。但與中國從前立約之意。未免太速。計其大欲所存。即本國人民亦有意想不到者。其首據大連灣。謀築鐵路。經過吉林地方。至是處為屯積鐵路材料之地。以便陸續添築軌道。沿途運向北方應用。此項鐵路造成。牛莊商務必至減色。倘牛莊附近另有枝路。則商務必為所奪。俄國此時甚欲把持商權。概收中國北方各項進益。盡歸已有。我等逆料俄國必會令中國將從前所用英美機器匠師。悉行辭退。改用俄人經理。方滿其意。

俄國政府。現欲中國鐵路大臣盛宣懷。向俄國借款。以備建造蘆漢鐵路之用。將來俄國必將此路作為借款抵押。且由陸路至揚子江一帶。亦可往來自便。從前俄國會有請造鐵路至陝西省城之議。中國未允其請。

俄國駐京使臣。曾云俄國亟需中國北方地面。作為接濟黑龍江兵餉起見。中國政

府。實未明其意。俄國鐵路。現已准其接至滿洲境內。將來北京漢口幹路。必至接連。

恐中國東北一帶。日在俄人意計之中矣。會有俄國領兵官員。在西伯利亞鐵路車

內。將此種情形。揚言於衆。

英國國家。倘有先見之明。亦如俄國舉動。竟將中俄已經議准章程。決意阻攔。並仿照俄人霸佔中國沿海口岸。必有俄兵數十萬來南方爭權。我英斯時。果有何法。可以保護中國內地。倘時局日壞。不能保定中土。永無分裂之事。我英惟有屯駐海口要地。內護揚子江一帶。至中國北界。必為德俄二國把持。我英更出何策。保全此事。如果俄國兵輪。攔入揚子江水面。則雖有華兵盡歸英國練習。亦難必其可用。計須聯絡日本及美利堅兩國。合力相助。中國方可常保自主之國。我等深知俄國戰務。目前均未齊備。倘他國實意舉動。俄雖强大。必當退讓一步。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一號

普魯斯王爵亨利誌記一

普魯斯王爵亨利。於四月十四號黎明。乘坐德國巡船。由香港起程往滬。

四月十七號上午十點鐘。舟抵吳淞。本應先期抵滬。因船過茶山遇霧停輪。以致中途耽擱。查一千八百八十年。德親王抵滬日期。與此次亦同。

德國領事。先期乘坐小輪船。赴吳淞迎謁。親王卽坐小輪船入黃浦江抵滬。是時各國領事及商民人等。均在碼頭迎接。英領事亦在內。德公司輪船與科木蘭戰船。望見親王座船經過。齊聲誌敬。迨小輪船停泊大英公司碼頭。各國官商亦齊聲誌敬。德親王登岸時。身服德國水師提督衣冠。當坐馬車至德領事署。德公司船派樂工奏樂。工部局派印度巡捕多名。沿路護送。登車之時。馬聞樂聲。驚逸不止。幸未傷人。

另派巡捕頭目在車前隨行照料。上海大小商民船隻同時升旗謹敬。惟外國各兵船均未升旗。

是日天時微雨。德領事陪親王乘坐馬車赴龍華近處游玩。德商就該處建設棚廠以備親王游憩之所。並在棚內設宴。下午四點鐘。親王改服常服。偕令旗官及德領事與從人至龍華廟小憩。旋乘騎返領事署。

先期一日。中國官場均至德領事署探悉親王尚未抵埠。十七號下午五點鐘江蘇巡撫布政使上海關道均往德領事署謁見。是晚領事在署款宴親王。所有駐滬德國商民均往侍宴。

十八號上午。親王偕令旗官坐馬車至靜安寺。德領事亦隨往。後至洋務局答拜中國各官員。晤談片時。即返德領事署。十一點鐘接見各國領事各工部總理人及駐滬著名各德商。依次敘話。隨坐馬車出外游歷。仍回領事署晚餐。同坐有令旗各官。及德國巡船戰船公司輪船各船主。其餘在坐者共有一百五十人。宴畢復至洋務局。赴中國官場跳舞會之約。所有一切陳設。均極妥貼。

江蘇巡撫及布政使餽送親王禮物甚夥。內有極貴重古玩磁器等物。聞江蘇布政使所送禮物。約值銀三萬兩。

德親王示期二十一號。前往膠州。所有滬地各商民。先期發出傳單。準十八號在味莼園請親王午宴。陳設樂人奏樂侑觴。各國領事商民人等。爭願入分。計共三百餘人。駐滬英領事及各座客。以次舉杯上壽。親王一一酬答。並祝上海商業日後增盛。宴畢赴斜橋西商總會跳舞會。是日早間。親王先至黃浦路。闢教習德文書館。及吳淞路德國行船人宣講堂兩處。再赴味莼園筵宴。

二十號德公司船主請親王在船午宴。抵晚閱上海水龍會操。聞親王尚擬抽暇往吳淞閱自強軍操。後再行起程。

北京來電云。現奉 諭旨。欽派禮親王李鴻章張蔭桓赴津迎接德親王。北中國日報西四月十四日至二十號

論印度植茶緣起並中國宜整頓茶務

福州漢口二處試用機器焙製茶葉。將來成效自有可觀。計中國運出歐洲各國之茶。日見減少。必須速爲設法整頓。中國茶稅計合茶值十分之三。若將稅則改輕。或可與印度錫蘭茶葉爭勝。查印度植茶出口向無稅銀。印度製幣局現已閉歇。該處銀水分外漲價。有此機會。中國茶務理應比較去年增旺。可補歷年虧損。湖南安息國與緬甸初次開仗時。有一戰船主於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帶回安息茶種并茶樣一

千八百三十二年。又有一船主。初將茶植試種。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有人至中國考究此種茶植。可否帶至印度試種。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印度國內老金波地方。由國家派人試種茶樹。因種植不成。遷至尖波地方。一花園內試種。一千八百四十年間。花園售與安息公司。種植未見得法。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茶植較好。仍未暢盛。是時尚有他處試種。後印度國家立意派人至中國專訪種植茶務。將各項茶種帶回印度。其種由廈門山地採取。並將中國製茶之人帶至印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另派人至中國訪購中國北方極好茶種。攜回印度。其餘製茶物件。及各項製法。一一仿照。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所派中國訪明茶務之人。陳一章程與印度國家細考中國揀茶之法。何以香味特勝。斯時製茶已有機器。雖不及中國揀製極細之茶。但其工費極為便宜。印度由是不用中國茶植。偶有數處在山地耕種者。均不甚旺。倫敦市面所售粗茶。俱是印度茶種。計此茶樹所產茶葉。出味甚速。所有印度運出口之細茶。俱山地所種。收採極緩。色味濃厚。凡山地一方。種中國茶植。每年收茶。不過一百二十至四百鎊。倘改印度茶種。每年可收九百六十至一千二百鎊。種茶之地。高低出產。各有不同。在廣地種茶。每方地種至三年。即可出茶四百鎊。若在山地。須至五六年方可採茶。中國之茶。初春所收者。最稱嫩美。印度錫蘭所產。則須秋時。近

冬所收茶葉。味色較美。價值亦高。此亦地土不同之故。計來印度種茶之中國人。每年摘茶四次。惟印度在平地之茶。五六日始摘一次。山上之茶。須十二日始摘一次。由四月起。至十月止。交至冬令。所有採茶各人。均另尋生業。考機器製茶。最為迅速。計十二分鐘。可製成三百五十鎊。綠茶亦可仿照此法焙製。但須用心講究製法。用機器製法。視中國手製。較為潔淨。機器所焙之茶。比中國用炭焙製。味尤加美。此項茶在印度製成。價甚廉賤。從前印度未設製幣局。每鎊茶計值英銀一角二分。現在漲至一角八分。茶業暢旺。較前數倍。中國亟應將機器焙製之法。推擴各處。應可將印度茶業利權。稍為收復。即每年茶葉出口數目。必見增加無疑。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二十號

中外雜誌

俄國索款要聞 北京來電云。俄廷向中國政府需索各款。聞已由當國之漢臣奏請允諾。所有在廷滿洲各王大臣。及各部漢員。無不忿忿。擬聯名奏請收回成命。倘此奏不准。恭親王卽須退政。一時朝議囂然。聞此次呈遞奏摺。所有允許俄款之執政諸臣。概未列名云。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十三號

遼東近信 日前有人探北京至遼東電云。現在英俄日三國在東方各佔利權。日本近又進踞遼東。並欲索一口岸爲屯煤之所。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十四號

華俄兵鬭 北京來信云。刻有華兵多名。在旅順鄰近金州地方。與俄兵交鬭。北中國每日報

四月十三號

俄人淮英國旅順通商 俄國所有派來之兵。已到旅順。並全據該處要地。署英相巴爾福。前向俄國聲明。日後須准英人至該處通商。業已允妥。惟數月以來。尙無明文。令人無從揣測。但望將來得免戰事。庶與中國大局。不至有損。北中國每日報西四月十八號

中日交涉

北中國每日報

中國準於下月清償日本兵費。日本照約行事。卽須退還威海衛。以便中國租與英國。但此信恐仍未確。如英國佔據該地。其港口合用。勝於旅順膠州數倍。且下中日交涉情形。未易揣測。將來時局仍有變動。亦未可定。北中國每日報西四月十八號

威海衛近事

北中國每日報

威海衛近日無甚舉動。日本屯留之兵士。亦不見加增。礮隊各項均未預備。日前傳言英國不久卽有兵隊往該處駐紮。因四月十七號煙臺來電。故有此訛傳也。北中國每日報西四月十八號

英據威海衛確信

北中國每日報

英國索取威海衛之約。已在北京簽押。擬割劉公島及附近一縣。由威海衛海濱起。約有三十英里之遙。所訂約章。與俄據旅順章程一律辦理。

中國淮法人通商 法國本鄉報云。法國向中國所索各款。已於西四月十號訂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十五號

立約章。極言駐京法使臣杜巴伊辦事精明。又云。中國政府允准法人自備資本。至貴州開水汞礦。又准馬才在湖南製造五金各項。其餘所索諸事。無不允許。各國極為稱美。將來各商來華。必於中國大有利益。北中國每日報西四月十三號

古島通商 新開通商埠之秦王島。從前未知何處。現查得在北京直隸灣。近北帶河。該島在耶穌降生之一二百年間。值中國漢時。有皇子受封於此。或云古名秦島。爲秦王避敵之所。故仍此名。北中國每日報西四月十四號

廣東德國教士戕案 德京三月一號電至路透云。教士和美亞在廣東被劫一案。已將正兇拿獲。該處地方各官。均得處分。兩廣總督。允爲奏請賠款。另建房屋三間。償還教士。北中國每日報西四月十六號

稅司更調 鎮江稅務司恩文奉調至蘇。繼任者爲法喇果。上海副稅務司。則以張敦遷陞。北中國每日報西四月十五號

中國保險公司 北中國保險公司報稱。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進款約有一十六萬九千兩。餘利十五萬二千兩。首事酌提花紅一分。其餘各辦事人攤派一分。北中國每日報西四月十六號

蘇丹捷音 蘇丹一役。英軍死者十人。傷者十九人。埃及兵士死者五十一人。傷

者三百十九人。又傷士弁十四名。奧斯滿地格納已逃往他處。首領均已被戮。地尾士兵約其死三千人。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十四號

英意合股開礦

又聞英國與意大利二國有合集股分之商人。

奧斯滿地格納已逃往他處。首領均已被戮。地尾士兵約其死三千人。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十四號

香港擬造鐵路

香港報館云。近有人擬在廣東造一鐵路。用英人股本。

英國材料由九龍至省城。再達西江一帶。接至龍州。近越南東京地方。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十五號

俄國添兵

聞俄人有兵三千並伙食等項。約重二萬噸。現在俄疊薩齊備裝載。

北京天津報

西四月八號

德國漆製公司輪船

德國新製公司輪船四艘來往東亞。運載貨物等項。由輪

船公司兩家定造。並有商民籌款加增商務各款進益。

德國外部大臣曾與國內

商人議添股本。在於中國地面。推廣利益。大約係指膠州商埠修鐵路並開礦等事

而言。現在資本聞已集有成數。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六號

德領事蒙賞

駐滬德國總領事

斯杜伊布爾

現蒙德皇賞賜普國之二等寶星云。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十四號

高麗礦務

有礦務人十餘名。由美國至高麗。經過長崎地方。該礦務人向在高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六號

高麗新設民會

前謀斃金玉均人等。在高麗新結一會。指定各款事宜。聯名奏

請韓王允准施行。

一將高麗全國交與俄國保護。

二所有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亂民謀叛之事。將餘黨捕治。

三將附近漢城一帶各國商民盡行驅逐。

四不得

私行召見各國使臣。並本國大臣議論國家事務。

北中國每日報

西四月六號

路透電音

日斯巴尼亞與美國和好之約。難望持久。攝政皇后前允駐日美使臣降諭停戰之

詔。現復改議。須候古巴亂民自求停戰。方可作准。

西四月八號

美國總統麥荆來諭

議院云。古巴戰事必致擾民。且於美國有礙。必須令其停戰。准古巴立爲自主之國。

日斯巴尼亞亦有停戰之意。刻已將此諭宣付議院矣。

德皇威廉電至英國首

相沙侯賀

德皇之提

以上西四月十二號

古巴自主一事。美國外部甚爲悅服。並請日

斯巴尼亞退出該處地方。又聞美國總統擬募舉國兵士來辦此事。

西四月十三號

日

斯巴尼亞已從教主及各大國之議。暫與古巴停戰。而武員均有違言。華盛頓來信

云。停戰之事。果不出總統麥荆來所料。

是日美國議院將總統之表會議。

美國駐哈巴訥領事將軍費茲胡禮現在哈巴訥地方

以上西四月十四號

美國議院所議

古巴停戰之事從者三百二十二人不允者十九人將來仍恐不免戰事惟各國均願合力勸止

美政府議購聖路伊士及聖保羅二船爲該國巡船

美臣東哥魯士

倡言云倘日斯巴尼亞不允美國政府之議仍欲開戰擬親往日斯巴尼亞竭力勸阻

以上西四月十五號

日斯巴尼亞政府傳諭撤回駐美使臣美總統麥加來刻將此事交

議院復議法國向中國索取廣州灣作爲屯船之用刻聞北京政府已允其請

以上西四月十七號美國政府復議古巴之事欲將古巴民主稍爲變更聲明不欲割據

此地唯願保守太平之局嗣後一切事宜擬令島民自理聞此次議院允者已有六

十七人僅有二十一人不從此議大約兩議院可以停議矣

美國租定來往大

西洋之郵船裝運兵士八營往紐阿連地方又運七營至摩比里七營至摩比里云

日斯巴尼亞傳諭所有來往大西洋各郵船一律遵照改爲戰船

日斯巴尼亞

蓄謀欲與美國開戰並有吞滅美利堅之意

以上西四月十八號美國外部復將准認古

巴自主之事發議院再議議院各人不甚悅服故美總統仍須與外部詳悉會議云

西四月十九號

法文譯編

上海潘彥譯

日本不直英踞威海衛

英國佔踞威海衛後雖云日本業已允爲退讓然日本政府中人頗有悔意以致噴有煩言此固本館所早已料及者近數次日本來電僉謂東京人士羣起譁噪忿不能平則本館前此以日本退遷殊易頗滋狐疑一節亦並非無因也自本月初五日起日本兩議院議士紛紛集議末後議結兩款其詞如下一日本前者退讓遼東惟欲維持東方和局今俄德二國既如此辦理我國自應致詞駁斥一俄德二國倘仍其現有之辦法不爲稍改則我日本政府應思所以辦理復踞威海衛之事電音加之曰現在日本已委人將此事呈示首相惟首相因事公出委員尚未遇見並議定卽刻在通國調集兵隊以備不測吾輩執筆者固不必深究日人所列第一款之事吾亦知日本當軸者不得已而計及於此以自掩飾而爲日本目前最妙之計自乃從實直認前此退還遼東實爲保守和局所必不可少者又欲遂其自愛與愛國之心則見俄德二國之行徑必須稍爲喝阻以鳴其不平至所列第二款則凡知諷誦行間不致旁騖者惟須將日人所議之事端所發之言語自首至尾細爲推究自必明其原委而知其究竟蓋日人之言曰倘俄德兩國仍其辦理之法則我國政府應

研究復收威海衛之事。以他語言之。卽俄德兩國既不能退還中國所予分外之賜。以。遂英國之願。則爲我日本亦惟有仍留威海衛而不放失耳。我輩執筆者。自必許與日本政府此項推論之法。於理確無不當。所有結語。亦殊簡明如算題。無所疑義。不止此也。以公理論之。則理直者莫日本若也。以是日本固可以先踞威海衛之權。自爲操取。并可以實踞之權。自爲佔取。再據彼等自言。英日旣已聯盟。則必彼此照顧。以保聯盟後必然之益效。此固日人心中所常念及者也。意謂英國現與我國結盟。則我國向者辦理交涉之情形。業已昭昭在人耳目間。我國固可以所踞之地。暫讓英國。惟倘有別國捐其應有之權利。與可據理索取之權利。則我國必不肯干休。難與相處也。且余等意日本亦曾致意英國。畧謂我二國中無論或卽爾英國或卽我日本霸取威海衛。皆與英國無關重輕。蓋佔據此地。實爲我兩國之益。而可交通者也。英國亦不得以日本不遣兵艦至彼。卽加呵責。因日本水師各兵艦。常在東方。並不他往。不甯惟是。今者英國爲屬地故。尚有兵事應辦。刻不容緩。兵輪之泊在中國洋面者。固可招集調往他處効力。但英國兵力不厚。安能抽調如許人士。分駐威海衛。雖欲分顧力不能也。以論日人則反是。兵力旣足。又無兼顧之憂。如欲設兵常守威海衛。何難之有。且辦理此事。原在本國地面。豈如英國在他國借地辦事。并欲

在此得一辦事總會之區也。則日本當此更何不宜之有。爲此以本館視之。威海衛一事。至今尚未得了。并成爲東方事局中最動人心之事。日本素來辦事精明。則辦理此事。余等亦可預料其必能得手。矧此事所恃者乃公理與名分與實情者乎。中法新彙報西四  
月十五號

論英踞威海衛有何益效

前期報本館登日本不直英踞威海衛一節。但日本神戶日報。四月初七日。亦有論說議論此事。則閱是報者可知。以日退威海衛爲不實者。不但本館爲然也。雖然。此事情節尚有多端。本館未經伸說。但該館意見。旣與本館相同。且先得我心。業已言我所欲言。本館自可摘錄數節。以公同好。夫英踞威海衛之利。卽據彼所言云。亦惟欲在此處立一屯兵之基。使人知英有臨壓北京之權力。或他國如俄德。或有欺凌中國者。英可就近保護皇都云云。然中國政府。並不以英國爲可恃。以爲將來必不效。尤該二國之所爲。倘日後在中國復有殘殺教士之事。吾恐英亦未必推重友誼。遷就辦理。倘中國遷都他處。不若原處之衝要。則俄人如欲收滿地爲俄屬。在威海衛之英人。仍不能阻止俄之所爲也。而俄欲蠶食并吞。則爲鐵路成後必然之理。再若英人舍威海衛而取山東省某口岸。亦不能阻止德國在此創建鐵路。開採礦苗。

且德國得中國允准在山東開造鐵路後。威海衛之商務亦終不能與膠州商務相抗衡。再此數不便宜外。更有一大不便宜之事。蓋欲使在威海衛所築礮臺。適用自固。所費亦將不資。則威海衛一區。不拘或論堵守。或論商務。俱似不足重輕。得之不足貴。失之不足惜也。明矣。以論日本。則因原在東方之故。可謂事殊勢異。不必一律混論。今爲英計。頗可協助日本保全此時定境。以冀所踞之地。實爲均勻輕重之權衡。以與各大國爭地利焉。申法新彙報西四月十六號

法國在中國所得利益

本報西四月初四日紀述之事。近由路透電音。知已徵驗。閱我報者。當亦知本報所以深恃乎巴黎與北京二處探訪使者。亦頗有理也。此次俄法交涉事件。辦理殊稱得手。我國所得之事。卽雲南開鐵路。廣州灣開埠泊船。中國郵政。由法人總辦。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不得讓給他國。至淮開鐵路之關繫。夫人而知之矣。蓋雲南鐵路。實補餘路之不足。有此鐵路。我屬東京將來可與中國南地相連無間隔。廣州灣在海南地舌之東。此灣甚僻。惟有一綫可通。則是處水波之凶險。從此可知矣。該處水道。業由法兵官在一千八百九十五與一千八百九十六兩年間疏通。至不准以上列三省讓給他國之故。乃欲絕他國同生覬覦之心。以不利於我國也。郵政局務之歸

我法人管理。亦爲我國權力之榮光。並須知此職離稅司之職。要亦不遠矣。

西二月二十二號。本報曾紀中國皇上准借法國款銀。開貴州水銀礦。近始聞知法國開礦製造公司委員業已立據簽押。委員瑪爾多君。於禮拜晚。由京回滬。本館曾見瑪君與中國礦務會所續合同。據說曾在法國駐京公使署登簿存案。并初次借銀五萬兩云。并聞瑪君曾得中國國家允准。在湖南建造鐵廠等大工。以備開礦等用。本館與在滬法人。同聲慶賀。我公使台於罷依。以其辦理交涉。諳練精能。實出乎尋常之外。并賀瑪爾多君竭忠盡瘁。爲我國生光。申法新彙報西四月十二號

傳聞日本攫取牛庄

中國北方日報。昨早以英俄齟齬尙未終結一事。報知余等。并繼之曰。日本亦頗能介乎其間。末節結之曰。北京謠傳牛庄已爲日本取去。在東方索求煤斤者。仍擁擠不堪。云云。夫售煤者主顧濟濟。應接不暇。確亦煤商之樂事。惟該報主筆。倘能更爲詳細。豈不甚善。蓋祇如作文之士。過於謹慎。故爲短縮其詞。徒使閱之者。生貪閑下文之心。而於本文所有。仍懷疑莫釋。亦何所取而爲此。原該報之意。惟欲以日本爲英國玩弄之資。如紙鳶然。爲英國所牽制。並欲以日本常置於前。迫使與俄國爲難。使英國得以從中取弄。戲侮日本。然大抵世上凡欲在二人中。慾患唆使致二人失

好不睦者屢見無意之中。奸計敗露。反使該二人交情更密。深惡此人從中反間也。

雖然。本館何必多所推論。英國家原係以眞誠爲尙。諒亦必不出此。如該報所欲爲云。

中法新彙報西

四月十三號

### 論軍中節省軍糈有礙治身之道

總計法國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軍需。知較往年增至十五兆佛郎之多。倘以此數鈔示法國諸執政者。則執政者雖皆明亮。頗願加意贍養兵士。但因爲數過鉅。以難於湊集爲辭。於是兵部各司員。思得妙計。就歷年屯積之糧。以備有事之秋。發給兵士者。預抽如干數。以作是年之饑糈。該項饑糈。約值九兆九十九萬六千佛郎。乃得自十五兆銀元項下。抽出淨銀八兆元。以此八兆之銀。原應以之糴糧。以充是年之餉項者。至是提下。作爲餘款。惟據司會計者步特諾君云。此挪移之法。實係一時揀急。而爲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之獨創。向年所未有者。爲此是年軍糈一事。不得以爲經衆允洽。倘待公議妥定。以予鄙見窺之。亦謂此事亟應緩商。不必過促。兵部大臣與採辦糧餉之官。辦理此事。似稍存輕屑之意。未經熟籌。曾以軍國大事。如養兵之糧。而可冒爲節省者乎。人將謂在上者專以一己私意爲取舍。而以衆人公議置諸背後而不顧。蓋如此辦理。其意究屬何居。必使三軍兵士所食者。糗糒粗料。足以充飢而已。此非我之言也。司會計者已言之鑿鑿渠謂所扣者殊屬不資。云云。以是將來必然之勢。已可見於今日。凡在營服勞之輩。平素資糧不足。勢必不能久居軍營。而羸弱病延。醫院中反將充斥無隙地。並因所食窳敗故。各得疫疾傳染。不勝其苦矣。是所有節省之銀。縱能蔓積成款。亦惟充當醫院經費。與休養病兵之恤款而已。安能興創善舉哉。吾輩小民。皆望上下兩議院。於耗費過奢與吝嗇過儉之間。立一不偏不倚之權衡。俾能酌中辦理。以臻妥善。是則我輩小民所深望于上官者也。法國

本鄉報西  
一月五號

### 法國賽會述聞

邇來蒲爾陶納地方之各准收館。即驗收賽物時所立之館。皆異常忙碌。趕辦賽會事務。各館陸續開選屬員。每日常有五六起之多。監選者係思德番台維來君。會事現已辦有端緒。去臘台維來君集衆聚議者。業已數十次。年底停選八日。稍爲休養。至除夕前日。未選者祇賸二十一起。然此亦惟三四日事耳。以是今年正月初旬。除藝成物一門。四館人員待選外。餘皆選派妥定。即可進館視事。察驗入賽物件。惟各館不日即須開館收驗。爲此本報奉告衆人。凡携物呈驗而自外省來者。將呈詞就近呈遞各府准收館。在巴黎者即在本地准收館呈遞。倘有數處未立准收館。則須遲數日俟立。

定後呈遞。呈詞另有成格。照樣填寫。成格印就後。會務司員在各處分發。如在巴黎。則在會務監領處。商務署與商務議廳分發。在外省則在府縣署與府縣商務署。府縣商務議廳。工藝議廳。與各府准收館分發。至內地准收館聚會辦事之處。在總辦會務署內亦可假座暫厝。並新立辦事之處。已在拉潑大路旁與奧爾撤石埠兩處。卽前法皇養馬故址。備設齊全。明年正月間。即可入此室處。此外復有大殿數處。常整備潔淨。以備准收館人員選擇。然館中人員。仍可隨意集聚他處。無須拘泥。倘以巴黎中央較為合意。亦可在此擇居。或另選一所。為辦公最為稱便者。更妙。有如察攷書肆事務者。可在書肆聚處。卽在申日爾孟大路旁。相地駐紮。餘可仿此類推。會務處應任其隨意選擇。無得攔阻。前數日本報曾錄前三十館設館之制。三十館以後所選各館人員。乃關涉電氣門。工程門。農務門。林務門。食糧門。礦務與五金門。煥飾門。衣服門。化學門。以及分類簿列置紅字下。各項製造門。前次所選者。半係名望素著之人。現果選升館中監臨之席。本報不禁慶幸深之。餘有未立之館。係專屬社會事務門。收服藩屬事務門。與水陸軍務門三門也。飛茄羅報西一千八百九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號

能奪華洋各商之利。惟稅則得以互相援引。從而減輕。於日本無益。於中國有損。故難以照辦。原稿專以在本國物價論。以稅務司所查各該貨物在中國價示之。核以值百抽五。並無大相抵牾之處。彼亦知稅則可無庸改。然後議定議此款日。並經聲明。稅則與條約不同。條約必屆年滿。稅則有時應改。無庸限定十年。彼謂若中國專議稅則時。各國皆改。日本亦願照改。

又按此款。均照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各稅則及稅則章程辦理一語。為駁除原稿甲乙稅則而發。彼此言明。別無他義。

查原稿所附稅則。進出口貨二十三種。所擬稅數。均照現行稅則減納。又日本資器陶器各種。酒烟草。烟捲。罐裝魚。及中國蠶繭。生綿。淨綿等。竟要免稅。所損甚巨。自應刪改。並將所附甲乙稅則剔出。惟東洋棧一項。另備照會存案。合併聲明。貨船隻車輛。是何國人。均豁除。一概雜項。

第十四款

凡日本臣民。或他國臣民。由日本照章裝貨。運入中國。並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各貨。該貨在外國人租界之內。或由此租界。運至彼租界。無論由水路。陸路。運送。所有稅賦。鈔課。釐金。雜派各項。一概豁免。至該貨主。及運貨者。不論何國之人。亦不論運貨船隻。車輛。是何國人。均豁除。一概雜項。

查由此租界運至彼租界。一概免稅。如有應完子口稅之處。恐牽引蒙混。又歸遼約內載開陸路通商。作爲罷論。此約亦不含有陸路字樣。因酌改。

第十五款

以上第十四款所列各貨物。若係應稅者。按照進口稅五分之三輸納。內地過境稅。又凡免稅貨物。並日本商民在中國製造之貨。按照貨物價值每百抽三輸納。無論貨主與經手係何國人。該貨在中國何處地方。所有賦稅鈔課釐金雜派各項。無論國家官員私民公司社會各名目賦課。若何均當豁除。所有金銀各種洋錢及自用物件。係屬日本臣民者。在中國各處。一概免除各項雜稅。惟運進鴉片。不在此條之內。

查製造貨應徵離廠正稅。豈能僅以運入內地值百抽三了事。林使現擬將製造貨稅。隨後另議。所附稅則。亦經刪去。自不冉再提十四款所刊貨物。因酌改。

又按林使說。內地稅值百抽二之故。云洋貨本定納一千口稅之後。運入內地。不再完稅。後因時有異議。辦理未能盡。故擬於值百抽二零五之外。再加五分。以抵落地釐金雜項。經以落地釐金。係徵自華商之手。再三駁難。彼仍再三爭執。最後乃將製造貨稅提開而以執持此票四字。指明係日本商民與貨入華民之手。

無涉此款筋節在此。不可不留意也。

第十六款

日本臣民於中國通商各口岸之外。購買中國貨物土產。欲運出者。如係應完稅之貨。俟於出口時照則完出口正稅。必先了子口半稅。如係應免稅之貨。照原價值每百抽二五完納。自後不論在中國何處。所有賦稅鈔課釐金雜派各項。一概豁除。惟自完子口稅之日起。限十八箇月內。裝運出口。又日本臣民在中國通商各口岸內。購買中國貨物土產。不運往內地者。所有內地稅賦鈔課釐金雜派各項。一概豁除。如運出口。止完出口正稅。又日本臣民在中國各處製造貨物。或購買貨物。以備出口。准由此通商口岸運到彼通商口岸。無論水陸裝運。均無庸完納。復進口半稅。並稅賦鈔課釐金雜派各項。不拘如何裝運。一概豁除。

查洋商在各通商口岸購買土貨。並無復運內地之例。且土貨出口。向止一年限期。所稱十八箇月內出口。亦太寬。尤須聲明。運往外國。因酌改。

又按此條改稿。原本末數語云。如係同一口岸者。無論由水路陸路運送。所有賦稅釐金雜派各項。一概豁免。如非同一口岸者。應照進出口章程辦理。彼不肯用。故復商增照中國現行章程五字以括之。其實改稿現行章程。即係末段數語之。

意。

又按由此通商口岸至彼通商口岸。尚有應完復進口稅一層。此稿畧去。改稿聲明。彼續改約稿。乃增惟應照現行章程辦理一句。嗣又商增規條二字。此句卽指復進口稅言。

第十七款

日本船可裝載中國貨物土產。由此通商口岸到彼通商口岸。或運至沿江可停泊之港。以便在本地銷售。該貨如係應完稅之貨。只完復進口半稅。如應係免稅之貨。只完每百抽二五之稅。其貨於運載時所有出口進口及各項雜稅。一概豁除。

查馬關約已許日本行船。除載運外洋貨物外。如載運中國貨物。專爲得運腳之利。如現在太古怡和各公司船。原在所不禁。但欲以日本船所運之土貨。卽作爲日本人民之貨。概照洋貨納稅。關係甚大。查通商自通商行船自行船。各有應得之利。各有不相侵越之處。細查條約。本有界限。向來各省奉行約章。不能分別。無論何項利益。一經外人之手。卽蒙混給予。或通融牽引。流弊無窮。因刪除。

第十八款

此約未行以前。中國政府將中國釐卡若干處。所設何處地方。並例定釐金章程。告

知日本駐北京秉權大員。以後如有更改。應隨時立卽知照。

查釐金係中國內政。亦如各國關稅之外。尙有營業稅。地方稅之類。釐局章程。釐卡處所。日本自未便過問。而林使議約時。詢我釐金情形甚亟。又請看戶部釐金收數。當以此中國內政。卽從前各公使請看常關章程。總署亦未嘗鈔示。英使阿禮國稟報外部。有釐金爲中國理財不得已之舉。收稅自有之權。外人不應干預等語。往復辨說。乃將此條刪去。

第十九款

凡中國官員以中國國家之名。徵收日本臣民及貨物船隻稅賦鈔課釐金雜派各項。惟中國國家是間。若查出係違例徵收。或照條約所定稅則加徵等情。中國國家立卽將不應徵及浮收之數交還。

查此款旣有條約稅則爲依據。斷無違例徵收之事。因刪除。

第二十款

凡貨物如實係洋貨。已完進口稅後。自進口之日起。限三年內。不論何時。准日本臣民復運出口。俾往外國。毋庸再納出口稅。惟復運出口之貨。須實係原包原貨。並未拆動抽換。准將已完之進口稅。由海關給發收稅存票付執。如該臣民願持票赴關

領取現銀者聽。

查此款與各國條約相符。因照准。

第二十一款

中國國家允在通商各口岸設立關棧或棧棚。其一切章程。即由兩國從速議定。查此款所謂關棧。卽通商口岸之棧房。所謂棧棚。當係指外國通行緊靠泊船碼頭之木棚。皆以便停頓貨物者。惟此係關吏應管之事。隨宜設立。應由自主。毋庸與兩國商議。因酌改。

第二十二款

日本商船進中國通商各口岸。應納船鈔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噸及以下者。每噸納鈔銀一錢。如該船未經開航。欲行他往。限四十八點鐘之內。出口不納船鈔。如已納船鈔之船。自領出口紅票之日起。限四箇月之內。可往通商各口岸。及可停泊之港。毋庸再納船鈔。凡日本商船在中國修理之時。亦毋庸納船鈔。又日本臣民。使用各種小船裝運客商行李書信。並一切已完稅之貨。及應免稅之貨往來。通商各口岸。及可停泊之港。均毋庸納船鈔。惟各種小船。及貨艇等。運往貨物。其貨於運載時。應輸稅課者。該船須按四箇月納船鈔一次。每噸納銀一錢。所有

日本大小船隻。除納船鈔外。並無別項規費。至所納船鈔。不得過於華船及最優之國各船所納之數。日本臣民公司等。設立常行輪船來往中國通商各口岸。如已納船鈔之船。未滿期限。准以他船替代。期內免納船鈔。但替代之船。噸數多寡。如與原船不符。須於初次進口時。查明核算辦理。

查各國通商行船條約。向無與主國人民船貨比擬者。稿內華船字樣。未免侵越。至納鈔之船。未滿期限。以他船替代。殊覺瑣碎。且多窒礙。因酌改。

第二十三款

日本商船進中國各口岸。聽其僱覓引水之人。完清應納稅項之後。亦聽僱覓引水之人帶領出口。

查此款與各國條約相符。因照准。

第二十四款

日本商船遇有損壞。或別項事故。致逼覓避難之處。不論中國何處。准其駛進附近各口岸。無庸納船鈔。其船因修理起卸貨物。報歸海關委員查察。則無庸納稅。凡日本船在中國沿海地方碰撞擋淺。中國官員須立即設法。救護搭客及船上一切人等。並照料船貨。所救之人。當加意看待。並隨時察看情形。有須設法護送者。卽妥

送就近領事官查收。

查日本此約。於保護日商日船。可謂周密。而於中國商船。絕不肯相提並論。中日鄰近。設中國商船。或因遭風遇險。駛避日本海口。亦自應有以處之。因酌改。

第二十五款

中國通商各口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准其相度機宜。設法辦理。惟於本條約各款。並現時及將來兩國所定章程。毋得違背。

查嚴防偷漏。中國隨宜設法。何至違背條約章程。著此數語。既礙中國自主之權。且於相度機宜設法辦理。詞意矛盾。因酌改。

第二十六款

日本船隻。被中國強盜海賊搶刦者。中國官員卽應設法將匪徒拏辦追贓。查此款與各國條約相符。因照准。

第二十七款

日本師船巡遊海面。爲保護商民起見。或因捕盜准其駛入中國海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爲照料。船上管帶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禮貌相待。所有船鈔及一切稅項。概行豁除。

下期續印

一凡不遵本堂條規之人。管書者可隨時禁止入內。此等不准進堂之人。可將情由稟明董事。聽候核奪。

一凡本堂謹將大君主第八第九兩次所定之條例之第四十四節登錄於下。以供衆覽。

例載凡諸色人等。如將已開之讀書堂。或將來開辦之讀書堂中所置各項物件。爲講究技藝。格致學問。起見者。任意毀壞。卽作不安本分論。問明後照例監禁。惟不得過六閑月之久。如犯者係男子。則此六閑月之中。除監禁外。或充作苦工。或再三鞭撻。並應如何鞭撻之處。悉由公堂定奪。

又諸色人等之干犯以上條規者。無論何人。俱得立行拘拏。交就近地方官照例懲辦。毋須由地方官出籤拘提。

附譯借書保單式

爲立借書保單事。現有住居某邑某街某號某。欲借某書。倘所借之書。或有損傷等情。或過期不交。惟保等是問。此據。

某某某簽  
兩保住址須分別開明

年      月      日

以上保單以三年爲期。倘三年之中保人等如不願擔保可隨時稟告堂中總管事。如並無瓜葛之處。卽將該單銷燬。

此單簽押後。卽呈交管書者。俟一二日後方可前領借書憑票。

堂中所置古書價值較昂。堂中總管事及管書人等不得擅自借出。須先稟明邑

董聽候辦理。

西二月初八日院紳金盤里伯爵在議院宣論東方事 江蘇陳貽範譯

伯爵宣論印事畢。繼言曰。現有一事。雖我皇詔諭議院文內未爲提及。然余擬進論之。余蓋謂東方時事也。據閣臣所言而論。吾知中國目下情形。實形岌岌矣。前戶部大臣薛君。在自由會議論東事。曾有我英與東方商利必以戰爭之各等語。其言如此激切。我想我議院諸君理應乘此之時。詢問一切。以便洞悉東事。至樞臣所辦各節。我輩既未知事之實情。卽未便妄加褒貶。就余所知者言。似東事正在商議。一切細情。例難宣告。議院然近有一事。我輩聞之。無不欣悅。查數日以前。議院黨首倡議東事時。余頗留心。凡其所言各節。無不合吾之意。卽吾英通國士民聞之。諒亦皆以爲然。蓋誠爲辦理東事之善法也。我之中國商務。我輩皆力欲保全。是以申明天津條約各款。洵爲最要之圖。按照此約所載。凡中國政府允給他國之利益。我國亦例

得均沾。約文所云如此。所包者極廣。吾願我國政府。凡可按照此約索取利益之處。我樞臣皆格外留意。而不至置諸不顧。此事自鄙意視之。誠爲我國當今之要圖。辦理東事之良策也。又諸大臣言。我國現今決不欲進據中國寸土一節。余等聞之。皆不勝喜悅。祇望吾國政府永守此言。不爲過求。我已得之商務利益。亦永保而勿失。倘中國給與他國別項利益。我國亦必欲得之。蓋以現今中國通商各口。凡爲我英所議得者。英皆與各國共之。而不欲據而私之也。又余風聞我國政府。現以擔保借銀之說。進於中國政府。其索償之利益。聞亦同時提及。並云中國政府業以英廷如此急人之急。援手相助。允給商利。藉以報施。或云我國政府已將所索各款。咨照中廷。此言是否確實。或僅我樞臣現始開議此事。我均未得其詳。但聞人言云。所議某日。通商一節。業作罷論。而街談巷議。亦各紛紛。莫衷一是。余意以爲當今士民之以商務爲重者。莫不注意於日下中英所議之各節。故余敢以此項要事上詢政府。誠以此事關繫中英交涉。而吾黨諸人尚未得聞其詳也。憶戶部尚書薛君。議論東事時。有英於商利必以戰爭之等語。然則當今時局情形。究竟如何。以及我國政府將來辦理東方事宜。有何爲難之處。我望我外部大臣明告議院也。說至此合院之人。皆高聲大呼。靜聽者再。

英相沙侯在議院宣論東方事

江蘇陳貽範譯

沙侯宣論非洲事畢。乃言曰。吾今當進論中國時事矣。戶部大臣薛克思君。不以外間議論爲然。惟謂英於東方商利必以戰爭之。其言如此。僕似不得不將東事實在情形詳哉。言之伯爵金盤里所論薛君所言之各節。未免過事張大其詞。查當今之日外間議說紛紛。謂歐洲列邦欲謀奪我國天津條約所得之商務利益。此說從何而云然。茲不必論。然市間果確有此說。但自僕視之。歐洲各國。現今未必有此心。即有此心。我亦無不可與之理論也。伯爵金盤里深言任他國謀奪我商務利益之害。僕今特論之。以寬其懷。說至此。伯爵云。我並無說此。我想無論何黨執政。皆不欲棄此利益也。沙侯漫應之曰。君謂無論何黨執政。皆不欲棄此利益。君之意殆謂今日之執政。其欲出此乎。斯時合院大笑益笑侯言之峻厲也。然吾當申明之。我執政諸人。不徒未嘗稍稍讓人以商利。且亦不肯爲此。伯爵痛論各節。僕必不贅言。至我國所得商務之利益。我苟可以保護。我自竭力爲之。決不肯甘自退讓。此則我可自信而言之者也。滿堂掌歡呼抑吾又有言者。我國所得之天津條約利益。現尚無人干犯。而吾曠觀歐洲諸國執政之人。識見深遠。處事諳練。想不至懷此妄想。吾之言此。誠恐外人以爲我英現與他邦交涉。必於保護商利一事。煞費口舌耳。又伯爵金盤里云。現今舉國士

在六月十五號。問既查出毛病。再開船。爾想險否。答未必。卽遭不測。然稍冒險。問爾所要修之處。是否全未照修。答未修。問爾請修之處。旣未照修。不將有失事之險。答我所說係鍋爐毛病。機器我未說。問在六月十五號。爾想機器情形如何。答是日我未查視機器。問何日開船。答第一次六月二十七號。問然則開船之前。爾已在船十二天。機器必已細察過。答此數天內。我等日夜整理一切。問有大毛病處。是否均修妥。使開船不致失事。答有諸處。非船廠不能修理。問機器鍋爐是否均有未修之處。答是。問然則開船時。機器尙有毛病。答是。問爾向信隆說否。機器有毛病。開船實屬可險。答起初我曾說不修難免失事。問第一次貨客多否。答不知若干。我要多修數天。而信隆催令開船。故未修完。歐子勃當將六月二十五號接信。隆來函呈堂。列第一百五十五號。其函曰。聞執事與桑納約定明晨七八點鐘。驗汽門之說。與執事向寶勒所說不合。甚爲詫異。請速蒸汽開行。不可再遲。問接信後。爾雖明知船不穩固。而卽開行。答桑納已出驗照。故卽開船。問爾身爲管輪。機鍋如此。應否開行。答應開行。因江水甚平。若令我開赴海面。則不遵從也。問如此開行。爾想辭歇生意。不較好否。答見難卽退。難免貽笑。然由漢口開回後。我仍請修。未蒙照准。我卽辭退。問爾所請。旣未照修。開船出口。豈不冒險。答是。故八號卽交卸。問然兩日後。爾又上船接辦。答是七月十一號。問何日開行。答十三號。問其時爾開船。船仍如前不好。答是。問爾七號何以辭退。答又因船不好。不欲致人於險地。問然則爾何以十一號又上船接辦。答我到信隆行見邊寶說。出入甚大。求我照舊接辦。並謂已請籌防局照修。我想開到路上。必可接飭修之信。故卽開行。然仍不願開赴海面。問爾說見難卽退。恐貽笑於人。然船不穩固。如此而爾復裝載如許。客人與理合否。答然。桑納驗照。又說船甚穩固。問爾身爲管輪。豈無行船之責乎。答我之責任甚重。固不應開行。而行東以驗船師驗。照爲憑。勒令開行。故船主管輪人等。欲聯生意。惟有冒險。非局外人所能知也。問然亦有管輪。情願歇生意。而不肯開船者。答甚難得。我雖願開赴長江。然不肯到海面。問客人如知此險。爾想有人搭船否。答無人願搭。問

其險。爾想爾不必告知客人。答我但須告知行東船主。我職盡矣。問桑納驗機器時。爾在場否。答不在場。問爾開船前一日。桑納曾驗汽門。答是。問開船之前。是否必須驗船師來驗。答是。驗船之後。開船之前。問桑納處。惟與汽鍋機器之穩固與否無涉。機器穩固與否。以及各處有無裂縫。是驗船師所應驗。及其裝配整理機器。是正管輪應做之事。問爾是日所指出不妥之處。為何。答是日我無暇。然有不妥處。數件如白金已撤。以及鍋爐包皮氣箱之類。先一日曾告之桑納。說有此數件。固與機器有益。然照勞乙芝規矩。不妨無之。問爾曾否向桑納說。照爾之意。無此等物件。開船有險。答未說。桑納係勞乙芝驗船師。名望甚大。何件應有。何件不應有。伊知之審矣。我第一次向伊說過。伊不聽。何用再說。第二次。問開赴海面有險。爾曾與桑納說否。答未。問船主。大副知之否。答知。二三管輪。並新手湛恩孫。為三管輪。問一收船時。已在船似均不必與說。問抽氣盤。何以只能出壓力四十五磅。答因桶已敝。問後修好否。答修好。然從前管輪。並新手湛恩孫。為三管輪。問富馬力若干。答我未試過。大約二千四百匹。問正管輪。不應知船之馬力。皆有憑照否。答無。希米笑有之。問爾皆勝任否。答霍海獨甫找素知可靠。湛恩孫向未見過。莫從知之。問機器不好。爾與別管輪商議否。答初來。一收船時。已在船似均不必與說。問抽氣盤。何以只能出壓力四十五磅。答因桶已敝。問後修好否。答修好。然從前管輪。並新手湛恩孫。為三管輪。問外有法查知馬力否。答別法查不準。問爾何以知軸有病。答細察而知。問爾初當正管輪。在何日。答六月十五號。問從前舊管輪。皆是日離船乎。答有時得之。船牌。有時用測馬力表測之。然武甯船上無馬力表。問此州府船上當過。問是否小船。答一千二百噸。問武甯船上係何等機器。答雙副新式機器。問此種機器。是否上等。答是。問爾從前所管之船。有此等機器否。答有。問照爾所述。武甯機器情形。能即遭損否。答能。問長江險處。甚多。如機器損壞。不將遭不測乎。答我非船主。引港故不知。問爾有所知否。答單副機器。或有遭不測者。雙副機器。總有一副可用。問然爾隨時用雙副機器。答是。問爾所請修各件。需七天者。係何件。答單中均載明。其單即呈堂之一百三十一號字據。問七月七號。爾曾嫌煤不

好否。答煤不好。問爾辭退。是否亦因此故。答我告退信中。曾有此說。問所說是真是假。答是真。問此後發翼甫上船接辦。答麥克立斯送先來。我帶伊至各處。查察一處。伊即辭去。不願接辦。問伊不接辦。是否因薪水不合。答伊察視一週。即辭去。問在後發翼甫接辦。答是。問船上所給管輪薪工。是否比別家船行較少。答是。問少若干。答起初少五十二行東說。幾月後。即可照別家船行之數付給。問爾不在船上之時。其船曾遭損一次。答是。問七月十三號。爾開船之前。曾與寶勒有口舌否。答有。霍海獨甫辭歇後。三管輪升為二管輪。我回船以其年太輕。無甚閱歷。向寶勒說。而寶勒堅欲其為二管輪。我只得允之。問曾向寶勒說。煤不敷用否。答寶勒促開船到漢口。再購。當照辦。問開後無恙。答無。問此後會令開赴烟台否。答我不肯開。問然爾情願冒險。再走長江一次。然則七月二十六號。爾又開赴漢口一次。答是。問開後若干時。始遭損。答二十六號。十二點二十分鐘。開船。二十七號。二點鐘停輪。問開船時。誰在機器房值班。答先管輪三人。均在機器房內。後三管輪。麥根士值班。我令二管輪上去。問遭損後。爾自己隨時在機器房。答麥根士值班時。我上下查察。問遭損時。爾不在機器房內。答不在。問爾早料要損。答是。問爾料要損。可知總在何處。答我料抽盤。問抽盤之螺旋帽。上次是否已鬆。答第一遭損後。麥根士說螺鬆。是以此次未開船以前。我再三叮囑。湛恩孫。照料妥貼。問遭損後。爾查出是否因螺鬆之故。答螺鬆搖動過多。以致損壞。問修所損之抽盤。須銀若干。答五百兩。問所估之八千五百兩。是否係爾從前要修各件之價。答抽盤亦在內。使全部機器均修妥。問麥根士辭退。湛恩孫開除後。爾是否僱用屠卜及旭斯透。答是。因我想船即可修好。問霍海獨甫及湛恩孫。是否均無執照。答無。問霍曾說壞湛否。答我亦知霍與湛有口舌。但無說壞之事。問爾曾否向寶勒說。湛恩孫不能管機器。足以損壞其船否。答最好之船。亦有損壞之時。不過僱用不能勝任。豈不危險較大耳。問壞煤是否蒸氣較難。答是。但萬不能得桑納所說之壓力磅數。因到此地步。進人孔門。恐脫節。問新福。建在鎮江。被扣後。爾曾否聽邊寶訛要將此船開至香港。答聽說。問武甯。第二次遭損後。爾曾否聽寶勒說。

從中取利。此其時矣。答聽說。問船未開赴香港以前。爾曾否聽伊說此事。本全係詭詐。答甯州正管輪喬海孫與我均聽說。問爾曾否問及寶勒爾等薪工及香港訟案如何。答寶勒說華人必須答允。否則我將船變賣也。問寶勒爾曾否屬爾書填賣契。答曾屬。問邊列士曾否屬爾將武甯開至香港。答曾屬我。我辭不願船上。有雙副機器。我且不願開赴海面。況單副乎。問上年五月間。是否有人在邊列士寫字房內。問爾要船損壞可做不到否。答有。我說我在船上當正管輪。決不准人有意將船損壞。問船一損壞後。爾曾否聽邊列士說現在華人在我掌握中矣。答曾聽說。問爾曾否屢向邊列士說船如遭損必在抽盤之處。並請飭修。答我雖說其如置諸不理何。問邊列士是否常說伊之船行有華人大公司可恃。答我初到信隆行算計需本甚鉅。而邊列士說華人公司有銀。然我從未見過該公司銀錢。徐委員確曾帮過忙。問爾曾否向邊列士說如船未遭損。開回滬上。豈能向華人索償。答是邊列士亦以爲然。問爾曾否聽邊寶揚言船在我手中。我索華人。如果不答允。彼不復能見甯州也。答是。問寶勒是否說懊悔。不將新福建開至香港。答是。坦律師盤問歐子勃畢。請傳桑納問曰。爾是否係勞乙芝驗船師。答是。問已當若干年。答八年。然當驗機器師已十三年。問當勞乙芝官驗船師外。又另當尋常驗船師。答尋常驗船之事。比公事多三分之二。問駕斯新三船。爾向有所知否。答素知駕斯兩船。問爾知該兩船若干年。答自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即知之。問爾常上船否。答我常驗。有時隔兩年。問上年曾否爲他行驗。該兩船否。答爲壳件行驗。在三月初。問五年。月間爾驗駕斯新三船單在否。答有。當即呈堂。問爲誰驗。答信隆驗。問驗單之外。是否尚有憑照。答修竣始給憑照。問此是否係武甯甯州憑照。答是。問此外尚有報勞乙芝單據否。答尙有報驗船壳及機器之單。韓總領事向坦律師曰。如在英國公堂。爾想此三單應呈堂否。坦律師曰。我不欲呈堂。威律師曰。我亦不欲此呈堂。坦律師復問桑納曰。自信隆囑爾驗船。至爾出驗單。其間情節。爾可述一遍乎。答武甯我與洛勃船主會驗。自五月二號至六月二十六號。共驗十六次。機器汽鍋。由我一人獨驗。驗法悉照章辦理。除請修各處外。餘均妥善。我請將風箱移開。因無用處。並請將汽鍋包皮重換。因換後可以使用較靈。冬季尤妙。此兩款刪未照修。餘均照所請辦理。寶勒與我談及包皮。當與說明。修否並與機器力量不涉。其汽鍋所有進人。



費寄費先行惠下本館自當源源寄上不致遲誤計報資四元四角寄費每冊二

分合七角二分兩共五元一角二分此啟

時務日報館告白

本館準於閏三月十五日出報每張售價

本

地錢十文

外埠錢十四文

概不另加寄費

告白

價目

第一日每字取洋銀五釐 第二日至第七日每日每字取洋銀三釐

譯外國文字及

刻圖畫另議

分類告白先以三十字之處為率多則以三十字遞

多則以十字遞加不拘格式

封面直行告白照直行例加一倍

刊資請先惠

如有由商事件請致上海英大馬路集賢里時務日報館可也

經理總告白處

王惕齋謹白

分收告白處在

後馬路楊泰記對面坤大參店

如蒙惠函信資概請自給

時務日報館續延訪事

北京奉天營口天津保定煙台武昌福州安慶南京蘇州

願充斯選者祈卽采寄新聞數則以定去取并乞開明姓氏住此是爲至盼信資

機請自給

時務日報館謹白

天津國聞良館同啟

敝館現均在上海時務報館內設立分館上海諸君如有

學報全年三元四角兩年六元二角三年九元閏月加三角零購一百文

致上海敝分館爲荷○售例國聞報每張十文另加寄費二文惟上海不

器公司告白

本公司向設英京倫敦數十年馳名各國茲特設分行於上

海四川路第四號門牌專辦各種新式機器以及鍋爐引

商輪船鐵廠鐵路火車船鴻各項工程兼售五金製造物料如有貴官

商欲知詳細者請賜顧或函問本行均照外洋實價辦理以廣招徠此佈

立原欲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音信現將刊正籍如各處會董能將凡入

不繩足會告白

本會原擬歲終卽刊正籍惟各處草籍未繳者尚夥敢懇各處會

董卽日將草籍寄還總會以便刊定清冊分送會友

再本會之

會諸君之子女未繩足未定昏者詳細註明以便刊入正籍尤爲盼禱

